

留学生汉语体标记混用现象考察及其特点分析

The Features of Overseas Students' Combined Use of Aspect Markers

陈晨*

cche@unileon.es

Chen Chen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湘潭 湖南 中国, 411105
莱昂大学孔子学院
莱昂 西班牙, 24004

Xiangt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Xiangtan, Hunan, China 411105
León University
Confucius Institute
24004 Leon (Spain)

本文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通过中介语语料库考察的手段对留学生汉语体标记混用现象进行考察, 探讨留学生习得汉语体标记及其相关句式的规律和特征。最后, 文章从分布不平衡、阶段变异性和语际迁移性的角度分析了留学生产生汉语体标记混用现象的原因, 以期对深入开展有针对性的第二语言教学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体标记混用; 分布不平衡性; 阶段差异性; 语际迁移性; 普遍倾向性

Base on the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overseas students' combined use of aspect markers, discipline and features of acquiring Chinese aspect markers through observing the corpus of inter-language. The relevant causes have been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unbalance of distribution, variation of phrases and transference of inter languages, so as to provide a beneficial help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combined use of aspect marker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of phrases; inter-language transference; universal tendency.

* [作者简介] 陈晨, 博士,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西班牙莱昂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研究方向: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对比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留学生汉语特殊句式多元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13B124)阶段性研究成果。

1. 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留学生经常出现一种比较特殊的偏误类型——体标记“混用”,例如:“了”与“着”的混用、“了”与“过”的混用、“起来”与“下去”的混用和“了”与“起来”的混用等。体标记“混用”问题涉及到体标记之间的互换问题,学界对体标记的互换问题讨论颇多。以“了”和“着”的互换问题为例,前人已对句中动词后面“了”和“着”能否互换及互换后两者意义是否相同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1)“了”、“着”意义相当,可以互换,互换后句子意义相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范方莲(1963)、于根元(1982)、宋玉柱(1988)等。(2)二者可以互换,互换后句子意义基本相同,但“了”、“着”意义并不相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刘宁生(1985)、任鹰(2000)、刘海燕(2006)等。(3)二者可以互换,但“了”、“着”意义并不相同,互换后句子意义也不相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戴耀晶(1997)、王葆华(2005)等。综观这三种观点,不难发现学界对“了”和“着”可以互换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互换后两者意义是否相同”这个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给对外汉语教师和外国留学生都带来了很大困惑,导致留学生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了”和“着”的混用现象。

2. 留学生体标记习得过程中的混用现象考察

戴耀晶的《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1997)把时体分为现实体“了”、经历体“过”、持续体“着”、起始体“起来”、继续体“下去”和短时体“下来”。张国宪(1999)、卢英顺(2000)均将“下来”、“下去”视为延续体,高顺全(2001)进一步补充阐释了“下来”、“下去”作为体标记时某些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我们将“了”、“着”、“过”、“起来”、“下来”、“下去”列为考察对象。本文研究所用的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中介语语料库。留学生体标记习得过程中的混用类型主要包括以下五类,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2.1 “了”与“着”的混用

“了”与“着”的混用既包括“了”误代“着”,也包括“着”误代“了”(见表1)。

表1：“了”与“着”混用分布表

偏误类型	偏误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了”误代“着”	0.65%	“着”误代“了”	1.06%

“了”表示实现，陈述某种动作行为、状态等成为事实，具有[+完整性]的语义特征。“着”具有[-完整性]的语义特征，表示的是动作的持续，它所关注的是对处于时间进程中的事件起始后与终止前之间持续状态的描写。留学生容易弄混“着”和“了”的语法意义：

- (1) *他说完我瞪~~着~~(了)他一眼。
 (2) *在去大理的路上，我观看~~着~~(了)苍山洱海的风光。

例(1)一例(2)句中动词都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完成，因此都应该用“了”而不应该用“着”。

另外，用“着”的句子，后面不能加表示具体时间长度的词语，如：

- (3) *我们在列车上坐~~着~~(了)两三个小时。
 (4) *这种虚荣和自尊保持~~着~~(了)几十年。
 (5) *丽达病~~着~~(了)一个多星期了。
 (6) *那个中国人不高兴地瞪~~着~~(了)我一眼。
 (7) *他在黑板上敲~~着~~(了)两下。

例(3)一例(5)的“两三个小时”、“一个多星期”、“几十年”等时间词语作为补语都指明了时间区间，与“着”的语法意义矛盾。例(6)和例(7)句中的补语的不是时间词语，而是有确定的动量“一眼”、“两下”，这些作计量的词语也使句子表达的事件具有完整性，同样地也与动态助词“着”的[-完整性]语义特征相矛盾。

2.2 “了”与“过”的混用

表2：“了”与“过”混用分布表

偏误类型	偏误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了”误代“过”	1.22%	“过”误代“了”	0.98%

“过”和“了”都表示“已经历”，只是经历的程度、远近不同。在很多

句子里，这三个词可以相互替换。如“吃过（了）饭了。”“吃过（了）饭再走。”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容易忽略“了”与“过”语法意义的差异，把它们等同起来，认为可以用“了”的地方就可以用“过”替代，从而出现了大量的“了”与“过”的混用偏误。例如：

(8) 明天下午下了课我就去医院看她。*明天下午下过课我就去医院看她。

(9) 他从香港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他从香港给我带来过一件礼物。

(10) *我以前看~~了~~（过）一个统计，不吸烟的学生比吸烟的学生学得好。（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2.3 “了”与“起来”的混用

“了”更强调终结点的界限，到终结点为止发生的动作状态，强调的是从说话时间为止的终结点的结果，而“起来”更强调从开始界限开始的动作状态，强调的是开始的状态。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例如：

(11) 这本书他看了。

(12) 他在那里看起来。

“这本书他看了”是指到说话时间已经结束的动作，是由原来的一种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种状态。而“他看起来”表示从说话时间或者从更早的时间开始的动作，一直到还在持续的动作状态。可见，“了”表示动作已经结束，“起来”表示动作还在继续，两者虽然都表示变化，但是所表示的状态是不同的。

根据统计结果，“了”误代“起来”占“了”偏误总量的0.75%，而“起来”误代“了”占“起来”偏误总量的0.30%。（见表3）

表3：“了”与“起来”混用分布表

偏误类型	偏误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了”误代“起来”	0.75%	“起来”误代“了”	0.30%

留学生混用“了”、“起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是因为学习者往往只注意两者的相似之处——均可表示动作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一种旧状态进入一种新状态，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处。

(13) 老人跟年轻人学跳舞，电脑游戏等等，年轻人跟老人学古典民俗游戏等，经过这样的日子他们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起来），当然也解决了“代沟”问题。（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14) 上面所说的 3 个理由不能正确认识流行歌曲、说明流行歌曲，但是现代的小孩儿渐渐被污染~~起来~~（了），其中也有流行歌曲的原因，所以我不喜欢流行歌曲。（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15) 它能在我情绪极端恶劣时，工作碰到不如意时，伤心时，和孩子闹别扭时，像雨露阳光哺育我从消极的情绪中振作起来，使心里隐藏着的不快之事慢慢地消失~~起来~~（了）。（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2.4 “了”与“下来”、“下去”的混用

“了”、“下来”的混用与“了”、“下去”的混用情况不一样。前者属于对“下来”使用的回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偏误；后者则是“了”误代“下去”，属于对“下去”使用的偏误。而从这两个项目内部情况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了”代“下来”和“了”代“下去”，“了”代“下去”所占比例高于“了”代“下来”所占的比例（1.34% > 1.16%）。在我们的语料中，没有发现“下来”、“下去”误代“了”的情况（两种情况都为 0%）。（见表 4）

表 4：“了”、“下来”、“下去”之间的混用分布表

混用类型	混用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了”代“下来”	1.16%	“了”误代“下去”	1.34%
“下来”代“了”	0%	“下去”误代“了”	0%

“下来”的延续意义是由它的趋向意义造成的，说话人如果要凸显事件动态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渐渐”、“慢慢”、“一点一点”等词汇形式来表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用“了”代“下来”则不属于偏误，是用词汇形式来表达事件动态的变化。

(16) 他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下来）。（欧美学生偏误语料）

(17) 老师不高兴了，教室里慢慢安静~~下来~~（下来了）。（日本学生偏误语料）

(18) 快七点了，天渐渐暗~~下来~~（下来了）。（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而该用“了”而用“下来”则是错误使用了“下来”，是对“下来”的泛化使用，例如：

(19) 如果每个人都有彼此互相帮助的观念, 社会上的所有的问题也就解决~~下来~~(了)。(日本学生偏误语料)

与“了”“下来”混用情况不一样, 留学生“了”代“下去”的语料是偏误句, 例如:

(20) 新年晚会, 节目一个接一个的演~~去~~(下去), 大家都很高兴。(欧美学生偏误语料)

(21) 我和他的关系不能这样发展~~去~~(下去)。(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下去”误代“了”是对“下去”的泛化使用, 例如:

(22) 最后我昏倒~~去~~(了)。(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23) 多吸烟会使记忆力不好, 视力也渐渐下降~~去~~(了)。(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2.5 “起来”、“下来”、“下去”之间的混用

起始体“起来”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并暗含继续下去”, 而“下来、下去”的基本意义是空间位置的移动, 随着语法化的发展, “下来、下去”由表示空间转喻为时间, 由一个独立的动作动词虚化为补语。在虚化过程中, “下来、下去”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移动的空间意义引申为上横向的运动, 同时仍表示运动的方向, 最后才失去空间方向意义, 只表示时间意义。

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 “起来”误代“下来”占“起来”偏误总量的 1.52%, “下来”误代“起来”占“下来”偏误总量的 3.70%; “下来”误代“下去”占“下来”偏误总量的 0.81%, “下去”误代“下来”占“下去”偏误总量的 1.34%; 另外, 在我们的语料中, 没有发现“起来”与“下去”互相误代的用例。(见表 5)

表 5: “起来”、“下来”、“下去”之间的混用分布表

偏误类型	偏误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偏误类型	偏误率
“起来”误代“下来”	1.52%	“起来”误代“下去”	0%	“下来”误代“下去”	0.81%
“下来”误代“起来”	3.70%	“下去”误代“起来”	0%	“下去”误代“下来”	1.34%

2.5.1 “起来”与“下来”混用

“下来”既能表示新状态的开始, 又能表示新状态达到终点, 而“起来”

只能表示状态的开始，即表示进入新的状态，不能表示状态达到终点。因此，以下几例都应该使用“下来”，而不能用“起来”来替换。

(24) 他很能说话，他一说起话来爱动爱聊的学生们都安静~~起来~~（下来），注意听听他这次说什么让人可笑的话。（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25) 北京的冬天，经常不到六点，天就黑~~起来~~（下来）了。（日本学生偏误语料）

一般来说，“下来”（包括“下去”）只能与表示消极意义的部分动词或形容词搭配。而“起来”可以结合的动词或形容词既可以是积极意义的，也可以是消极意义的。留学生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将第一条规则“泛化”，只要遇到消极意义的动词或形容词，统统用“下来”。

(26) 我就大声哭~~起来~~（起来）。（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27) 很多国家有 SARS，出国旅游的人少~~起来~~（起来）了。（日本学生偏误语料）

2.5.2 “下去”与“下来”混用

当“下来”、“下去”表示时间延续时，真正点明时段的是“来”和“去”，而不是“下”。因为“下”只表示时间自然推移的方向，而“来”却具体指明动作以前某一时点延续至今，“去”指从现在向将来延续。正因为“来”跟“去”表示的具体时段不同，所以，它们尽管都表示时间的延续，甚至附在相同的动词上，但却不能互换。例（27）是该用“下来”而误用了“下去”。

(28) 很久以前，在地球上人类诞生的时代，我们吃自然的产物而活~~下去~~（下来）的。（日本学生偏误语料）

例（29）和例（30）是该用“下去”而误用了“下来”。

(29) 随着科学的发展农药也是不断地发展~~下来~~（下去）的。（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30) 我相信不久就能吃干干净净的农作物，也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担心饿死而幸福地生活~~下来~~（下去）。（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3. 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体标记混用的特点分析

3.1 体标记混用的“阶段变异性”

Gatbonton (1978) 将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分为“习得阶段”和“取代阶段”。

在习得阶段，两个自由变异无规律地交替使用，处于任意变化状态之中；在取代阶段，学习者开始把一个语言结构的使用限制在一个具体场合中，而在其他场合，两个语言结构继续混用。最后，两个语言结构逐渐分工，在各自的情境中使用。Ellis (1999) 进一步发展了 Gatbonton 的模式。他把语言结构的学习过程细化为四个阶段，用以说明语言的变异并非都是自成体系的。只有当说话者在变化中作出选择时，系统变异性才会出现。这四个阶段为早期阶段、任意变化阶段、系统变化阶段、绝对使用阶段。

汉语“了”、“着”、“过”、“起来”、“下去”和“下来”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导入的时段是不一样的，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不同阶段对这几个体标记的使用显示出了明显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中介语发展过程的变异性。例如，体标记“着”、“过”的意义和用法都是在“了”之后导入的。它们和“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着”、“过”这些新的表达形式进入到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之后，就会与中介语系统中已经存在的“了”产生混用现象。这种混用现象大致呈现出四个过渡时期。即，单一否定期；“了”与“着”、“了”与“过”混合期；以“着”、“过”泛化为主的偏执期；“了”、“着”、“过”分化、整合期。

与单一否定期相对应的是学习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着”、“过”作为刚刚导入的新规则，使用比例极低。此阶段“了”的使用占主导地位。在第二个阶段，“着”、“过”随着语言输入的增多的大量使用，导致混合期的出现。也就是说“了”代“着”、“了”代“过”和“着”代“了”或“过”代“了”的情况同时出现。我们从这种混合中发现有两种潜在的倾向。一是“了”的语法规则向“着”或“过”的语法规则“渗透”；二是“着”或“过”的语法规则向“了”的语法规则“渗透”。与第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以“着”、“过”泛化为主的偏执期。泛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对“着”、“过”的用法和使用范围不了解，而且是由于学习者一旦学得“着”、“过”的使用规则后，在可用“着”或“过”也可用“了”的情况下更倾向于用“着”或“过”。到第四阶段，即“了”、“着”、“过”分化、整合期。学习者混用“了”与“着”、“了”与“过”的偏误大大降低，“了”、“着”、“过”的用法逐渐分工，开始分化，各司其职。学习者对它们的使用日益靠近目的语。总之，学习者对“了”、“着”、“过”的使用由混用到分化，实质上是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对它们各自的语法规则不断整合的结果。在习得的初级阶段，学习者不断吸收和分析外界输入的新的知识，并且容易使用那些可以从形式上把握的规则。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不同的语法规则交织在一起，随着学习者所能把握的语法规则逐渐增多，规则不断修改，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样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得以发展，从而无限量地向目的语系统逐渐靠拢。

3.2 体标记混用的“分布不平衡性”

我们认为，体标记混用现象与语言输入有关。Andersen (1994) 将语言输入对第二语言时体习得模式的影响总结为“分布偏置假设” (Distributional Bias Hypothesis)。这一假设认为，语言输入的一些特征会促使学习者将一些不正确的形式和意义关系融入其中介语系统。即学习者依照分布偏置原则，对其在语言输入中发现的某一语言形式的分布和它的意义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按照分布偏置假设，在学习者的语言运用中，体标记混用现象中的不平衡分布是由于受到他们所接触的语言输入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下面我们逐一分析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较为典型的体标记混用现象。

为什么“着”误代“了”的偏误率高于“了”误代“着”的偏误率呢？根据“分布偏置假设”，这与现代汉语的“V着”和“V了”在实际语料中的使用情况相一致。童小娥 (2008) 根据任鹰 (2000) 所列的能进入静态存在句和动态存在句这两种句式中的动词，对一部分“V着”和“V了”在实际语料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着”的使用占绝对趋势 (见表6)。

表6：“V着”和“V了”在实际语料中的使用情况

	趴	躺	写	叨	架	绑	坐	穿	挂	绣	
着	10	102	991	44	45	22	205	139	649	42	
了	0	2	65	3	4	2	20	14	66	5	
“了”所占比例	0%	1.9%	6.2%	6.4%	8.2%	8.3%	8.9%	9.2%	9.2%	10.6%	
	停	住	夹	摆	系	铺	别	沾	涂	捆	罩
着	77	198	100	325	56	136	34	35	28	2	24
了	11	30	19	62	11	29	9	10	10	1	13
“了”所占比例	12.5%	13.2%	15.9%	16.0%	16.4%	17.6%	20.9%	22.2%	26.3%	33.3%	35.1%

张晓玲 (1986) 对“了”、“过”与动词的结合情况作了具体考察，在1032个动词中，有788个可以与“了₁”结合，明显高于“过₁”的698个。这个考察结果对于解释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中“了”误代“过”和“过”误代“了”的偏误比例的不平衡现象也有一定的帮助。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了”误代“过”的偏误率 (1.22%) 高于“过”误代“了”的偏误率 (0.98%)。

王敏 (2002) 对《形容词用法词典》 (郑怀德、孟庆海, 1991) 中的1066个形容词进行统计，发现能与“起来”结合的形容词有356个；能与“下去”结合的形容词有51个；能与“下来”结合的形容词只有23个。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下去”误代“下来”的偏误率高于“下来”误代“下去” (1.34%)。

>0.81%)，这种分布符合“分布偏置假设”。然而，按照“分布偏置假设”，“起来”误代“下来”的偏误率应该高于“下来”误代“起来”，而我们收集的语料却恰恰与之相反（见表5，“下来”误代“起来”3.70%>“起来”误代“下来”1.52%）。但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与“分布偏置假设”矛盾。原因何在呢？

3.3 体标记混用的“语际迁移性”

我们发现在“下来”误代“起来”的偏误中，泰国和越南留学生的偏误率相对较高。这除了与目的语规则“泛化”有关，还可能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泰国和越南留学生受母语中“‘ขึ้น’或‘ลง’只能与表示积极意义的动词或形容词搭配”这条规则的负迁移的影响，只要遇到消极意义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选用“下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下来”误代“起来”的偏误。例如，在泰语中，“ลง”只能与表示消极意义的动词或形容词搭配，“ขึ้น”则只能与表示积极意义的动词或形容词搭配。例如：

(31) *冬天到了，天气冷~~下来~~了。（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例句：冬天了，天气冷起来了。

泰： หน้าหนาว แล้ว อากาศ เย็น ลง

字译：冬天 了 天气 冷 下

(32) *这几年他的脾气慢慢变得坏~~下来~~（起来）了。（泰国学生偏误语料）

例句：这几年他的脾气逐渐变得坏起来了。

泰： หลายปี นี้ อารมณ์ ของ เขา แย่ ลง เรื่อยๆ

字译：几年 这 脾气的 他 坏 下 逐渐

日本学生“着”和“了”混用现象比较普遍，一方面出现了“了”误代“着”的偏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着”误代“了”的偏误。原因之一固然是对目的语知识掌握不好所致；原因之二也是受其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日语对日本留学生使用“着”和“了”时的干扰：

（一）与留学生母语中日语动词的存续体“である”有关。贾笑寒（2005）认为：日语动词存续体“である”译成汉语时主要出现两种情况，即带句尾“了”的句型和带“动词+着”的句型。

(33) 窓が開けてある。 窗户开着。

(34) 電窓が切つてある。 电线被切断了。

如果没有语境的要求，“窓が開けてある”还可以翻译成“窗户开了”，但“電窓が切ってある”显然不能翻译成“电线被切断着”。

(二)与留学生母语中日语动词的继续体“ている”有关。日语“ている”具有两种最基本的体意义：持续体和存续体。“‘表示动作、行为在某一时间内持续进行或正在进行、反复进行’的是‘持续体’；‘表示动作、行为所形成的结果、所造成的状态还在保留着’的是‘存续体’”。 “ている”译成汉语时可能出现的句型主要有两种：带“了”的句型和带“着”的句型。例如：

(35) 太郎は一年前から花子と結婚している。/太郎一年前就和花子结婚了。

(36) さつきから太鼓をたたいている。/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敲着大鼓。

(三)与留学生母语中日语动词的完成体“ていた”有关。日语“ていた”在汉语中也存在多种对应表达方式，其中主要对应表达汉语“着”和“了”。林璠(2005)考察了《雪国》和《三四郎》两部小说的日汉对译本中“ていた”与汉语的对应情况，研究发现：在日译汉的过程中，在大概四分之一(25.5%)情况下“ていた”和“着”是相对应的，在大概五分之一(18.8%)和“了”相对应，两者合计占有所有对应表达中的近二分之一(44.3%)。

(37) *墙上挂~~了~~(着)一幅世界地图。(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38) *教室的门开~~了~~(着)。(原意要表达“教室的门开着。”) (韩国学生偏误语料)

汉语表示动作发生后并一直持续的状态时，动词后大都用“着”，而不用“了”，而韩语可加“-있-”，因为“-있-”还表示事物的存在状态。“墙上挂了一幅世界地图”、在韩语中的表达是“벽에 세계지도가 걸렸다”，“教室的门开着”在韩语中的表达是“교실에 문이 열렸다”。韩国初级学习者以为“-있-”都对应“了”，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产生“了”误代“着”的偏误。

4. 余论：体标记混用的“普遍倾向性”

语言中存在两种体：语法体和情状体。(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 1979)等的观点把情状体分为“动词情状”和“句子情状”，其中动词情状可分为四类：状态、活动、完结和达成动词。“情状体假设”(Robison, 1990)阐述了情状体和语法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状体对语法体习得的影响。该假设认为，在母语或第二语言时体标记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会首先根据动词的情状体来标记时体。陈晨(2014)调查研究发现，留学生汉语体标记的习得规律符合情状体假设。“了”和“着”的习得方向是相反的：首先把(完整体)过去时标记用于达成动词和完结动词，以后扩展到活动动词和状态动词；非完整体过去时形

式首先用于状态动词,其次是活动动词,然后是完结动词和达成动词;进行体标记首先用于活动动词,然后扩展到完结动词和达成动词。“了”倾向于和“达成、完结”等终结情状体结合使用,“着”倾向于和“活动、状态”等终结情状体结合使用。

本文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通过中介语语料库考察的手段对留学生汉语体标记混用现象进行考察,探讨留学生习得汉语体标记及其相关句式的规律和特征。最后,文章从分布不平衡、阶段变异性和语际迁移性的角度分析了留学生产生汉语体标记混用现象的原因及其普遍倾向性,以期对深入开展有针对性的第二语言教学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陈晨, 2014, 留学生汉语体标记习得的实证研究[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范方莲, 1963, 存在句[J]。中国语文, (3): 389。
- 高顺全, 2001, 体标记“下来”、“下去”补议[J]。汉语学习, (3): 12-14。
- 贾笑寒, 2005, 从日语动词存续体得汉译看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J]。语言文字应用, (S1): 168-170。
- 林墨, 2005, 试析“teita”的用法及其中文表达方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6): 82-87。
- 刘海燕, 2006, 试论存在句中“了”和“着”的互换问题[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 65-69。
- 刘宁生, 1985, 论“着”及其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J]。语言研究, (2): 117-128。
- 卢英顺, 2000, “下去”句法、语义特点探析[A]。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C]。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于根元, 1982, 关于动词后附“着”的使用[A]。语法研究和探索(一)[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7。
- 宋玉柱, 1988, 略谈假存在 [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6): 86-89。
- 童小娥, 2008, 从视点角度看静态存在句中的“着”和“了”[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87-90。

- 任鹰, 2000, 静态存在句中“V了”等于“V着”现象解析[J]. 世界汉语教学, (1): 28-34。
- 王葆华, 2005, 存在构式“着”、“了”互换现象的认知解释[J]. 外语研究, (2): 1-5。
- 王敏, 2002, 现代汉语“VP起来”的语法语义分析[D].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 1999,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体标记习得[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4, 31-54。
- 张国宪, 1999, 延续性形容词的续段结构及其体表现[J]. 中国语文, (6): 403-414。
- 张晓玲, 1986, 试论“过”与“了”的关系[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8-57。
- 郑怀德、孟庆海, 1991, 形容词用法词典[Z]. 长沙: 湖南出版社。
- Andersen, R. W. & Y. Shrai, 1994. Discourse motivations for some cognitive acquisition principl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133-156.
- Ellis, R., 1999. *The Study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Gatbonton, E., 1978. Patterned Phonetic varia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s Speech: a gradual diffusion model.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 335-347.
- Robison, R. E., 1990. The primacy of aspect: Aspectual marking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 315-330.